

# 卷二十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  
 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二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家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賈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一曲歌舞人不回

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人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想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青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仿若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名石叢，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二十

八七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遊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當面豺狼

人生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制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想在天涯。

右調青衫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果，一罈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帕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請着

重承厚禮，感感卽刻舍具，菲酌奉酬

腆儀仰希

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 粧次

相如駟馬高車不過如此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珥瑠禁步束着金帶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銷金轎衣軍牢執藤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擡着衣匣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緊跟隨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四箇唱的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娘亦盛粧縞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正宜如此稀幾件金翠首飾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裙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擡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到於廳上敘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下去月娘連忙答禮相見說道向日有累

行禮未畢直往而愈見似親熱

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桌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麼這些薄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奶奶過去家官府不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月娘道奴到那日已定去兩箇敘禮畢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然後吳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大妗子再三不肯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鬟養娘都來參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吳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箇頭兒謝謝姐姐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箇下如意兒身來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厮不與姐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摸出一方錦手帕一副金八吉祥兒教替他搵帽兒上月娘道又教

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  
 簪。子。與。了。奶。子。兩。枝。銀。簪。兒。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與。兒。做。  
 媳。婦。兒。了。來。與。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一。  
 面。了。髮。拏。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娘。娘。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  
 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桌。面。祭。禮。春。梅。燒。了。昏。落。  
 了。幾。點。眼。淚。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桌。席。擺。  
 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希。奇。果。品。絕。品。芽。茶。月。娘。和。大。奶。子。陪。着。吃。了。  
 茶。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脫。了。上。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  
 更。換。了。一。套。綠。遍。地。錦。粧。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在。月。娘。房。中。坐。着。  
 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走。走。春。梅。道。不。  
 是。也。帶。他。來。與。奶。奶。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冒。着。他。他。又。不。肯。在。房。

春梅此  
 時哭則  
 情淚不  
 哭則情  
 淺淚不  
 不深不  
 淺淚得  
 真情

月娘只  
 以西門  
 慶行筆  
 作榜樣  
 看天下  
 人所以  
 語帶

裡。只。要。那。當。直。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哭。月。娘。道。  
 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箇。奶。子。輪。番。看。他。也。罷。了。月。娘。道。  
 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穀。了。也。是。你。裙。帶。上。的。  
 福。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幾。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  
 交。生。四。歲。俺。這。箇。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裡。姐。兒。春。  
 梅。道。是。兩。箇。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裡。月。娘。道。  
 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春。梅。道。奶。奶。他。那。裡。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  
 在。裡。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勅。書。上。又。教。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  
 地。方。巡。理。河。道。提。拏。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好。不。辛。苦。哩。  
 說。畢。小。玉。又。拿。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說。奶。奶。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  
 山。子。下。走。走。月。娘。道。我。的。姐。姐。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

没人收拾他如今丢搭的破零零的石头也倒了。树木也死了。俺等闲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边看看去。这月娘强不过只得叫小玉拿花园门山子门钥匙开了门。月娘大妗子陪春梅到裡边遊看了半日。但見

垣牆欹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差栽。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框櫺。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羣。狐狸常睡臥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

空一片  
荒涼情  
境那能  
不傷心  
流淚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折桌壞櫈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荒的。方來到他娘這邊樓上。還堆着些生藥香料。下邊他娘房裡止有兩座廚櫃。床也沒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床

春梅看  
懷今昔  
不減悲  
離之悲

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跟前說因你爺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這張床賠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說你老人家把床還擡的來家了。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皂隸都使了。春梅聽言點了點頭兒。那星眼中繇不的酸酸的。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強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我實承望要回了這張床去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繇不的心下慘切。又問月娘俺六娘那張螺甸床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日逐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量金。也是家中沒盤纏擡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那張床。當初我聽見爹說值六十兩多。

昔年下  
妾今日  
上賓為  
正平為  
借平所  
宋辨也

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打發我到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要了也罷。月娘道：好姐姐，人那有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家人周仁走來接說：爺請奶奶早些家來。哥兒尋奶奶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來。月娘叫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鮫綃擺下酒筵。兩箇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春梅上坐，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妗子同他。一處坐的。月娘主位，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梅叫家人周仁賞了厨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當下傳盃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俸當拏燈籠來接。月娘那裡肯放，教兩箇妓女在跟前跪着彈唱勸酒。分付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箇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跟前說：姐姐你分付箇心愛的曲兒，叫他兩箇唱與你下酒。春梅道：奶奶奴吃不得。

子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妳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春梅因問那兩箇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箇跪下說：小的一箇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箇是鄭愛香兒，侄女鄭嬌兒。春梅道：你每會唱懶畫，不會。玉釧兒道：奶奶分付小的兩箇都會。月娘道：你兩箇既會唱，斟上酒。你周奶奶吃，你每慢唱。小玉在旁連忙斟上酒。兩箇妓女一箇彈箏，一箇琵琶，唱道：

冤家為你幾時休，捱到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絲絲。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盃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盃。兩家于是都齊斟上。兩箇妓女又唱道：  
冤家為你減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聲活氣沒來，繇天倒惹的情拖。

逗助的淒涼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說奶奶你也教大妗子吃盃兒月娘道大妗子吃不的教他拏小鍾

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妗子一小鍾兒酒兩箇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悴減溫柔天要見你不能

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丟

春梅見小玉在跟前也斟了一大鍾教小玉吃月娘道姐姐他吃不的春

梅道奶奶他也吃兩三鍾兒我明○言○之○愈○見○其○高○邪咱在家裡沒和他吃于是斟上教小玉

也吃了一盃妓女唱道

冤家爲你惹閑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腹憂悶鎖眉頭天忘了還依舊

助的我腮邊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我丟

看官聽說當時春梅爲甚教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陳敬濟在外不

今日見春梅惟小玉不愧

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于吟咏又見他兩箇唱的口兒甜乖覺奶  
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欢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拏出兩包兒賞賜來每  
人二錢銀子兩箇妓女放下樂器磕頭謝了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  
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  
四箇燈籠罩牢喝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黃金無艷色有詩  
為証

點絳唇紅弄玉嬌  
堂前高把湘簾捲

鳳凰飛下品鸞簫  
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敬濟不知流落在何處  
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  
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一向委你尋你奶奶

感念蓮而思敬  
洛情生情轉歎  
歎自知

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達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單表陳敬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又聽見人說師父任道士死了，就害怕不敢進廟來，又沒臉兒見杏巷王老，白日裡到處打油，飛夜晚間還鑽入冷舖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正在街上站立，只見鐵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騎着一匹驢兒，揀銀鞍轡，一箇小廝跟隨，正從街心走過來。敬濟認得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自從清江浦你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了，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拏瓦楔礮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搖擺受用，那楊大郎見敬濟已

不意此  
等形像  
却風流  
而有情  
觀人難

自討吃便，佯佯而笑，說：今日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裡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子。敬濟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不然咱到箇去處講講。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抽了幾鞭子，唱令小廝與我擗了這火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敬濟推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腳，踢打的敬濟怪叫，須臾圍了許多人，旁邊閃過一箇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白布襪子，精着兩條腿，鞞着蒲鞋，生的阿兜眼，掃帚眉，料綽口三鬚鬍子，面子紫肉橫生，手腕橫筋，競起吃的楞楞睜睜，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噴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你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



我拐了他半船貨量他恁窮樣那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有根基人家娃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是這般有錢老兄依我你有銀子與他些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迤與敬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敬濟地下扒起來擡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時同在冷舖內和他一舖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起蓋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敬濟說道兄弟剛纔若不是我拏幾句言語譏犯他他肯拏出這五錢銀子與你那賊却知見範他吾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箇食葷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拏四賣喫飯兩大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擺下小菜喫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與橄欖酒不用小盃拏大

磁甌子因問敬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淘飯是白米飯敬濟道我吃麵須臾掉上兩三碗溫麵上來侯林兒只吃一碗敬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敬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裡睡一夜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脩蓋伽藍殿并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裡不要你做重活只擡幾筐土兒就是了也算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着一間廩子晚夕咱兩箇就在這裡歇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把門你一把鎖鎖了家當都交與你好不好強如你在那冷舖中替花子搖鈴打梆這箇還官樣些敬濟道若是哥哥這般下顧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纔做了一箇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裡不知完不完兩箇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算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敬濟就要拏出銀子來秤侯林

前話當說可發一笑然敬濟當此飢寒切膚之勝有此遭際雖真謂之富貴可也

吳然二字寓出此輩言不足信是其常

戲謔得俚言方是俗人口中戲話

兒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教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敬濟肩背。同到坊子裡。兩箇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這侯林兒。晚夕幹敬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親漢子親爺口裡。無般不叫。將出來到天明。同往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厦子。裡面燒着炕柴。早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早晨上工。叫了名字。眾人看見敬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了。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侯林兒。兄弟都亂調戲他。先問道。那小夥子。兒你叫甚名字。陳敬濟道。我叫陳敬濟。那人道。陳敬濟可不繇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怎幹的這營生。捱的這大扛頭子。侯林兒喝開眾人。罵怪花子。你只顧候落他怎的。一面散了。銀鏹筐。扛派眾人。擡土的。擡土和泥的。和泥打禱的。打禱原來曉月長老。教一箇葉頭陀做。

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箇眼瞎。穿着皂直裰。精着脚腰間束着爛絨絲。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眾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眾人都吃畢飯。也有閒坐的。臥的。也有躑着的。只見敬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箇小夥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一人說。你相他相。倒相箇兄弟。一人說。倒相箇二尾子。葉頭陀教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嫩。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皮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又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機巧。常得陰人發跡。你今多大年紀。敬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道。虧你前年。

怎麼過來吃了你印堂太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不蓋齒，一生惹是招非，鼻若竈門，家私傾散，那一年遭官司，口舌傾家散業，見過不曾敬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只一件，你這山根不空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今早虛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業，不拘多少，到你手裡，都了當了，你上停短，今下停長，王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如今往後，還有一步發跡，該有三妻之命，尅過一箇妻，宮不曾敬濟道，已尅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妻之會，但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要行走，一箇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那有三箇妻來，眾人正笑做一團，只聽得曉月長老打梆了，各人都拏鐵鍬筐，扛上工做活去了，如此者，敬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敬濟正

與眾人擡出土來，在山門墻下，倚着墻根，向日陽蹲踞着，提身上虱蟻，只見一箇人頭戴萬字頭巾，身穿青窄衫，紫裹肚，腰繫纏帶，脚穿鞦韆，騎着一疋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敬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深的唱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裡沒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裡，倒說了敬濟一跳連忙還禮不迭，問哥哥，你是那裡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舅府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于今，老爺使小人那裡不找尋舅舅，不知在這裡，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到外庄上，折取這幾朵芍藥花兒，打這裡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裡，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馬，我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眾做工的人，看着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這陳敬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騎上馬，張勝緊緊跟隨，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月明

彼此俱  
不出一  
語寫多  
勿驚喜  
未定元  
景如圖

何處樓有詩為証

白玉隱於頑石裡

黃金埋在污泥中

金朝貴人提拔起

如立天梯上九重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續鸞膠

真夫婦明諧花燭

追悔當初辜深願，經年價兩成幽怨。任越水吳山，似屏如障堪遊。玩奈獨自慵擡眼，賞烟花聽絃管，徒歡娛轉加腸斷。總時轉丹書，強拈書信頻頻看，又曾似親相見。

話說陳敬濟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稟報春梅。春梅分付教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沐浴了，身體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然後稟了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廳，春梅請敬濟到後堂，盛粧打扮出來相見。這敬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讓姐姐

賣雲娥  
心事到  
此方說  
出豈淺  
人所知

感恩積  
恨俱可  
言獨有

受禮那春梅受了半禮，對面坐下敘了寒溫，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淚。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見無人在，根前使眼色與敬濟悄悄說等。在回他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廿五日午時生的。敬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丫鬟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麼出了家，做了道士？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畱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這裡，不好安插你的。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纔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此地位。敬濟道：不瞞姐姐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娶六姐，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裡燒紙來。落後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一狀，床帳

孟玉樓  
事說不  
出矣

粧奩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調濟把我纔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裡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自從咱府中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傭工多虧姐姐掛心，使張管家尋將我來，得見姐姐一面，猶如再世爲人了。說到傷心處，兩箇都哭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廳，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敬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答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便有衝撞，賢弟休怪。敬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扯起，讓他上坐，敬濟垂費那裡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閑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敬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向因父母雙亡，家

春梅一  
段相思  
守備代  
爲說  
妙甚

業凋喪，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常時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看官聽說，若論周守備與西門慶相交，也該認得陳敬濟，原來守備爲人老成正氣，舊時雖然來往，並不留心管他家閒事，就是時常宴會，皆同的是荆都監、夏提刑一班官長，并未與敬濟見面。况前日又做了道士一番，那裡還想的到西門慶家女婿，所以被他二人瞞過。只認是春梅姑表兄弟，一面分付左右，放桌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盃盤餚饌，湯飯點心，堆滿卓上，銀春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敘話，吃至晚來，掌上燈燭方罷。守備分付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裡床帳都有春梅拿出兩床鋪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箇小廝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套紬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

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半點不繇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見梅花膺底

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艷杏盈枝

又早新荷貼水

敬濟在守備府裡住了箇月有餘，一日是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湯鵝，四隻鮮雞，兩盤果品。一罈南酒，玳安穿青衣拿帖兒送來。守備正在廳上坐的，門上人稟報擡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你奶奶費心，又送禮來。」一面分付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教小伴當送與你舅收，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錢一百文。擎回帖兒多，上覆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拜人去了。玳安只

八

顧在廳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箇年少的戴着瓦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裡走出來，手中擎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霎作怪模樣，倒好相。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裡？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歛衽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沒見，倒見姐夫。』來月娘笑道：『怪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去，周爺正在廳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禮來，分付伴當擎茶與我吃。』把帖兒擎與你舅收，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裡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担出來，不是他却是誰？月

月娘一  
味小量  
人小量  
至敬濟  
可謂萬  
萬無失  
而猶不  
然則人  
各一日  
不死安  
可以賢  
愚貴賤  
小量之  
故

春梅自  
厚故濟  
自薄然  
春梅出  
谷遷喬  
富貴緣  
此而起  
教易厚  
家流  
離甘苦  
備嘗之  
矣自不  
得不迫  
恨而薄  
之矣

娘道恠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知道流落在那里討吃不是凍死  
就是餓死他平白在那府裡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肯招攬下  
他玳安道奶奶敢和我兩箇賭我看得千真萬真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  
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麼玳安道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  
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里說話不題却說陳  
敬濟進入後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画雙蛾敬濟拿吳月娘禮  
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里緣故這春梅便把清明  
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  
舖頭面吳巡簡怎生夾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  
情守備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裡我往他家與孝哥  
兒做生日勾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我一節說了一遍

敬濟聽了把眼睜了春梅一眼說姐姐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  
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折散開了又把六姐命喪了永世千年門裡門外不  
相逢纔好反替他去說人情兒那怕那吳典恩拷打玳安小廝供出奸情  
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出醜見官管咱每大腿事他沒和玳安小  
廝有甚麼怎的把丫頭小玉配與他有我早在这里我斷不教你替他說人  
情他是你我警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好情兒幾句  
話說得春梅閉口無言這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  
警敬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白受他的  
他還等着我這裡人請他去哩敬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請他怎  
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箇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  
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在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敬濟惱的

金瓶梅 三卷  
一聲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教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玳安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廳相見。敘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敬濟躲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繇着春梅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通酒。叫了兩箇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見一箇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拏與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掀簾子進去。玳安慢慢打紗窓眼往裡張看。明明見陳姐夫正在床上搔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就起來放卓兒吃。這玳安悄悄走出外來。依舊坐在廂房內。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身到家。

五一十告訢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自從春梅這邊被敬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還正是

誰知監子多間阻 一念翻成怨恨媒

敬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敬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閑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丫頭小廝拏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裡。春梅也常往書院內。和他坐半日。方歸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卓酒席。和孫二娘陳敬濟吃雄黃酒。解粽歡娛。丫鬟侍妾都兩邊侍奉。春梅令海棠月桂兩箇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拏起大金荷花盃來相勸。酒過數巡。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落下春梅和敬濟在

便是親姑表兒  
妹亦不  
空入卷  
同飲如  
此



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盃我一盃，不一時了。鬢掌上紗燈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敬濟輸了，便走入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敬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友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箇嘴。八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敬濟歪在床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奶叫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敬濟口裡喃喃說：「打我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算好漢。推拉的敬濟急了，黑影子裡佯裝着醉作耍，當真撲了月桂在懷裡。就親箇嘴。那月桂亦發上頭上，腦說人好意，叫你做大不正，倒做這箇營生。敬濟道：「我的兒，你若肯了那箇好意，做大不成，又接着親了箇嘴，方走到花亭上。」月桂道：「奶奶要打我，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

上大鍾兩箇下盤棋賭酒爲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丫鬟都打睡去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後邊取茶去，兩箇在花亭上解佩露相如之玉，朱唇點漢畧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旁有墜釵雙鳳翹。有詩爲証。

花亭歡洽鬢雲斜

粉汗凝香沁絳紗

深院日長人不到

試看黃鳥啄名花

兩箇正幹得好，忽然丫鬟海棠送茶來，請奶奶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奶哩。春梅陪敬濟又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丫鬟收拾了家活，喜兒扶敬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

爲老  
面上用  
情人人  
鄰青

眉彩  
養移氣  
便看得  
自家大  
矣

親事我帶他箇名字在軍門若早僥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  
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遲了兩三日守備打點行裝整率人馬  
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  
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他爺臨去分付叫你替我兄弟尋門親事你須尋箇  
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兒聰明伶俐些的  
他性兒也有些厥劣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不消你老人家分付  
想着大姐那等的還嫌哩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  
打我要趕着他叫小姪子兒哩休要當要子兒說畢春梅令丫鬟擺茶與他  
吃只見陳敬濟進來吃飯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  
見在那里來且喜呀剛纔奶奶分付交我替你老人家尋箇好娘子你怎  
麼謝我那陳敬濟把臉兒迎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

道你休要叫他姑夫那箇已是揭過去的帳了你只叫陳舅就是了薛  
嫂道真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叫錯了往後趕着你只叫舅爺罷那敬  
濟忍不住摸吃的笑了說道這箇纔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痴趕着  
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  
在你心上這春梅也笑了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說道我替  
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菓果花  
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  
嫂道我曉得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父敬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  
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幾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  
說了尋得他來做我箇親人兒薛嫂道好七你老人家有後眼又道前  
日你老人家好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春梅道他先送禮來我

薛嫂  
說不抹  
又功慰  
春梅  
指與月  
娘銅然  
使君言  
之不過  
如此安  
可以  
人常

總使人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箇人家舖床，整亂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為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噴我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廝，攀扯他出官，纔好管你腿事，你替他彀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家也說的是，及到其間，也不計舊，雙雙了春梅道：『咱既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坐，兒又使不的，寧可教他不仁，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恁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事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過了兩日，先來說城裡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沒了娘的兒了，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箇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在大爺手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元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

取出箇婚帖兒，大紅段子上寫着開段舖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雞的十一月十五日，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面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段子舖，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陪嫁都是南京床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的罷，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欲向繡房求艷質，須與紅蕖是良媒。有詩為証：

天仙机上繫香羅，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里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裡情願做親，又使一箇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里備了兩盞茶葉糖餅羹果，教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箇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朵。」

李三黃  
四元飯  
不損  
傷夜來  
保背王  
盜財皆  
人畢夫  
理所必  
敗者敗  
皆上生

人家又相當。春梅這里擇定吉日納綵行禮。十六盤羹果茶餅兩盤頭面。二盤珠翠。四擡酒。兩牽羊。一頂髮髻。全副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段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兩禮銀。不必細說。阴肥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里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床帳粧奩都有。只沒有使女陪床。春梅道。咱這里買一箇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裡使喚。撥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我明日帶一箇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箇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裡使的丫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糧。和李三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為錢糧捉拿在監裡。追贓監了一年多。家產及絕房兒也賣了。李三先死。拏兒子李活。蓋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

此則知  
金瓶梅  
非深會  
也

披淨一  
少年不  
寫事二  
人也一  
流落便  
當至死  
乃從公  
信行奴  
中忍又  
有此一  
番富貴  
人生信  
乎有命  
哭

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這等着要交賍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喚做金錢兒。話休饒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釵碧玉帶。坐四人大轎。鼓樂燈籠。娶葛家女子。奠鴈過門。陳敬濟騎大白馬。揀銀鞍轡。青衣軍牢喝道。頭戴儒巾。穿着青段圓領。脚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父早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折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祿。添粧合飯。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畫堂。先參拜了堂。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阴陽生撒帳畢。打發喜錢出門。敲手都散了。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而歸。晚夕女

貌郎才未免燕尔新婚交妬雲雨正是得多少

春點杏桃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當夜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箇被底鴛鴦帳中鴛鳳如魚似水合盃懽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所後堂張筵掛綵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姪稱之同起同坐了頭弄娘家人媳婦誰敢道箇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裡面鋪着床帳糊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裡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并守備往來書柬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裡過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閑坐說話兩箇暗地交情正是

朝陪金谷宴

暮伴綉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第九十八回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教坊脂粉洗鉛華

一片閑心對落花

舊曲聽來猶有恨

故園歸去已無家

雲鬢半挽臨粧鏡

兩淚空流濕絳紗

今日相逢白司馬

樽前重與訴琵琶

話說一日周守備與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表奏朝廷大喜泊陞張叔夜為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為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敬濟名字陞為參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歡喜使陳敬濟與張勝李安出

陵子候  
沐兒在  
漆鋪中  
光景天  
淵

人自知  
一意為  
人而不  
知春好  
伏詐如  
守備者  
此比也

城巡接家中所上排設酒筵慶官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着參拜已畢陳敬洛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脚穿皂靴束着角帶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見好箇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敘些家常事務春梅道為要我兄弟媳婦又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箇兄弟投奔你來無箇妻室不成箇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幾兩銀子不會為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掙了這箇前程足以榮身勾了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箇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下去查算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撙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兩箇晚夕夫妻同歡不可細述在家只住了十箇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須



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敬洛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一日春梅向敬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箇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敬濟所言滿心欢喜一日正打街前去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過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哥怎的一向不見敬濟道我因亡妻為事又被楊光彥那厮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七妹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陞做參謀冠帶榮身如今要尋個夥計做些買賣一地里沒處尋陸秉義道楊光彥那厮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個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馬頭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放債與四方趁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驢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算帳收錢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場開雞養狗人不敢惹他敬濟

黑心自  
有馬兒  
騎百金  
可嘆

冤家  
解不可  
結案  
人自  
干楊光  
彦陳敬  
濟而識  
及復循  
環之理

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骨髓因拉陸二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肯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裡追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帳目官情見一月你穩拍七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の生意看官所說當時只因這陸秉義說出這庄事有分教數箇人死於非命陳敬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下下之太屈正是

非干前定數

半點不由人

敬濟听了道資弟你說的是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七說這買賣成了

傷今追昔讀之慘然

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箇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敬濟分付陸二哥兄弟千萬謹言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敬濟就一五一十對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人家周忠在旁便道不  
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了貨物拏爺箇拜帖兒都封在  
裡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拏去衙門中一頓  
夾打追問不怕那厮不拏出銀子來敬濟大喜一面寫就一紙狀子拏守  
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人家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所問事  
門上人稟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與張二官府喚周忠進見問周  
爺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折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恁要做分上即  
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捉往河下拏楊光彦去回了箇拜帖付與周忠到家  
多上稟你爺奶七待我這里追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拏回帖到府中回

覆了春梅說話即時准行拏人去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敬濟看見兩箇摺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永壽張懋德頓首拜敬濟心中大喜。遲不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捉往河下把楊光彥并兄弟楊二風都拏到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敬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桶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敬濟狀上告着九百兩。还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絕。這敬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粧修油漆彩畫。關千灼耀棟宇光新。卓案鮮明。酒肴齊整。真箇是

啓瓮三家醉

神僊留玉佩

開樽十里香

御相解金貂

從正月半頭。陳敬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也發賣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陸秉義眼同經手。在櫃上掌櫃。敬濟三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算帳。一遭若來。陸秉義和謝胖子兩箇駮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鋪陳床帳。安放桌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交四箇好出色粉頭相陪。陳三兒那里往來做量酒。一日三月佳節。春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紅馥馥。杏桃燦錦。陳敬濟在樓上搭伏定。綠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熱鬧。有詩爲証。

風拂烟籠錦綉粧

能添壯士英雄膽

三尺曉垂楊柳岸

男兒未遂平生志

太平時節日初長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一竿斜插杏花旁

且樂高歌入醉鄉



寫來好  
至善

一日敬濟在樓牕後瞧着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上載着許多箱籠卓機家活四五箇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裡來船上有兩箇婦人一箇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一箇年小婦人搽脂抹粉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裡來敬濟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也不問一聲擅自搬入我屋裡來謝主管道此兩箇是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處尋房住央此間鄰居范老來說暫在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敬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歛衽向前望敬濟深深的道了箇萬福告說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於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稟報望乞恕罪容畧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就便搬去這敬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敬濟兩情四目不能定情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相那里會遇這般

當此不  
動情非  
人

可憐可  
憐提  
鼻

善讀書  
者此書  
片刻可  
了至此  
遂覺有  
隔世之  
感

眼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敬濟說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爺家陳姑夫麼這敬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箇就是我女孩兒愛姐敬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在這里你老公在那里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敬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已是摻白鬚鬢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參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聖旨下來拏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尋我兄弟第二的不想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顧船從河道中來不料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西門老爺家裡敬濟把頭項搖了一搖說我也不

何前推  
而後推

在他家了。我在姐夫守備周爺府中做了參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箇夥計，在此馬頭上開這箇酒店，胡亂過日子。你每三口兒，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上來。敬濟看得心痒，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兒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歡喜。敬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敬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分付主管，咱蚤送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兒跟隨，乘河下大酒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吃茶，敬濟心下正要瞧去，恰好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裡面坐，敬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

八九

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敘些舊時的閒話。敬濟不住把眼只睃那韓愛姐，愛姐一雙涎瞪瞪秋波，只看敬濟，彼此都有意了，有詩為証：

弓鞋窄窄剪春羅

香體酥胷玉一窩

麗質不勝嬌娜態

一腔幽恨感秋波

少頃韓道國走出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敬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濟問姐姐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那王六兒見他兩箇說得入港，看見閉目推箇故事也走出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風月話兒來勾敬濟。敬濟自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便涎着臉兒調戲答話。原來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兒和他娘已做些道路，今見了敬濟，也是夙世有緣。三生一笑，不繇的情投意合，見無

要死要

人處就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敬濟正欲拔時早被愛姐一手按在敬濟頭髻一手拔下簪子來便笑吟吟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敬濟得不的這一聲連忙跟上樓來正是

風來花自舞

春入鳥能言

要死要  
物自來  
而取之  
何害何  
善

敬濟跟他上樓便道姐姐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宿世姻緣今朝相遇願借枕蓆之權共效于飛之樂敬濟道難得姐姐見憐只怕此間有人知覺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樓敬濟在懷將尖尖玉手扯下他褲子來兩箇情興如火接納不住愛姐不免解衣仰臥在床上交姤在一處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

鴛幃雲雨百年情

敬濟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又名愛姐霎時

雲收雨散偎倚共坐韓愛姐便將金簪子原插在他頭上又告敬濟說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欠你有銀子見借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敬濟應允說不打緊姐姐開口就兌五兩來兩箇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敬濟道我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畧備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却好反來坐坐敬濟在店內吃了午飯又在街上閑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樓開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閑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敬濟走到店中陸王管道裏邊住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正說着恰好八老又來請就請二位王管相陪再無他客敬濟就同二主管走到裡邊房內蚤已安排酒席齊整

提心  
無事  
忘彼

敬濟上坐韓道國王位陸秉義謝胖子打橫王六兒與愛姐旁邊食坐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兩箇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起身去了敬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回家去罷了敬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下樓去了敬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愛姐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復上來兩箇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敬濟就在樓上閣兒裡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鶯聲燕語曲盡綢繆不能悉記愛姐在東京蔡太師府中與翟管家做妾曾扶持過老太太也些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種種可人敬濟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以此與他盤桓一夜停眠罷宿免不的第二天起來得遲約飯時纔

此出  
手誠  
非青樓  
我何

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鷄子肉圓子做了箇頭腦與他扶頭兩箇吃了幾盃暖酒少頃主管來請敬濟那邊擺飯敬濟梳洗畢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顧拋淚敬濟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你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分付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敬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見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暗啣官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想必在柳栢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就不思想來家一連留任陳敬濟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店中只使小姜兒來問主管討算利息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韓道國免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招惹別的熟人兒或是商客來屋裡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先前嘗着這箇

可伶西  
門慶那  
不在了

有此一段風致何得子老

戊回其伎術者

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况王六兒年紀雖老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當下見敬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箇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那何官人年約五十餘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綉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敬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不的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的太大水髮涎鄧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一定好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裡吃酒和王六兒歇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在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快活兩箇打得一似火炭般熱沒三兩日不來與他過夜韓道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這韓愛姐兒見敬濟一去十數日不來心中思想挨一日似

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听看見小姜兒悄悄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兒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猪蹄兩隻燒鴨兩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敬濟去叮嚀囑付你到城中須索見陳官人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內揣着柬帖挑着礼物一路無詞來到城內守備府前坐在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八老與他聲喏拉在僻淨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還有話說我只在此等你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隨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見敬濟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敬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着瓦楞帽涼鞋淨襪八老慌忙聲喏說道官人貴体好些韓愛姐使我稍一柬帖送禮來了敬濟接了柬

帖說五姐好麼、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里多上覆官人幾時、下去走走、敬濟折開柬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賤妾韓愛姐歛衽拜謹啓

情郎陳大官人 台卜

此簡不  
應不假  
意了了  
知對固  
交人之  
區吾得  
此女復  
有何求

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聞知貴恙欠安、令妾空懷悵望、坐臥悶懣、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左右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于妾、猶吐去之、菓核也、茲具腥味茶盒、數事、少伸問安、誠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箇、青絲一縷、少表寸心、

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何物如  
兒堪消  
受此

敬濟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裡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上扣着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依先摺了、藏在袖中、府旁側首有箇酒店、令小姜兒領入老同店內吃鍾酒、等我寫回帖與你分付、小姜兒把禮物收進我房裡去、你娘若問、只說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收進去了、敬濟走到書院房內、悄悄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敬濟將銀子并回柬付與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一直去了、敬濟回家、走入房中、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敬濟悉言店主人謝胖子打听我不快、送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實、兩口兒計議、交了幾金錢兒、拏盤子拏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

查問此事表過不題，却說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東都付與愛姐收了，折開銀東燈下觀看，上面寫道：

愛弟敬濟頓首字覆

愛卿韓五姐，粧次向蒙會問，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在席鍾愛，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賤軀不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餚，錦囊佳製，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白金五兩，綾帕一方，以申遠芹之敬，伏乞心鑒萬萬。

敬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廻文

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母子，千歡万喜，等候敬濟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為証：

碧紗牕下啓箋封

一紙雲鴻香氣濃

知你揮毫經玉手

相思都付不言中

第九十九回

刘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听陳敬濟

白雲山紅葉樹，閱盡興亡一似胡。还暮多少夕陽芳草渡，潮落潮生還送人來去。阮公途揚子路，九折羊腸曾把車輪誤。記得寒燕嘶馬處，翠管銀箏夜夜歌樓曙。

右調蘇幕遮

話說陳敬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春梅生日，後所整置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早晨，敬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

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就避炎暑走走便回春  
梅分付你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交兩箇軍牢拍着轎子小姜兒跟隨  
逕往河下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詞午後時分到了下轎進入裡面兩箇  
主管齊來參見說官人貴体好些敬濟道生受二位夥計掛心他一心只  
在韓愛姐身上坐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算就轉身  
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欄盼望揮  
毫作詩遣懷忽報陳敬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下樓來母子  
面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里敬  
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  
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敬濟上的樓來兩箇如魚得水似漆投膠  
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視臺底下露出一幅花箋敬濟取來觀

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盼你不來作得一首詩以消遣悶懷恐汚官人貴  
目敬濟唸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綉床愁懶動

閒垂錦帳髮髻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一日相思十二時

敬濟看了極口稱羨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撥過鏡架就擺  
在梳粧卓上兩箇並坐愛姐篩酒一盃雙手通與敬濟深深道了萬福說  
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敬  
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姐休怪酒盡也篩一盃敬  
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幾盃各  
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幾盃敘些闊別話兒良久吃得酒濃  
時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敘交歡之際無限恩情穿衣起來洗手



更酌。又飲數盃，醉眼朦朧，餘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向未與渾家行事。今日一旦見了情人，未肯一次卽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敬濟竟靈都被他引亂。少頃情竇復起，又幹一度，自覺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肴品菓子來配酒。兩箇在下邊行房，落後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酪酊大醉，解開衣衫，露出一身紫肉，提着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採出何蠻子來。說的兩箇王管見敬濟在樓上睡，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聲喏說道：劉二哥，何官人並不曾來。這劉二那裡依聽，大拔步，撞入後邊韓道國屋裡，一手把門簾扯去半邊，看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飲酒，心中

黃庚此  
的看樣

罵搗鬼  
的英風  
猶在

大怒，便罵何官人賊狗男女，我合你娘那里沒尋你，却在這裡。你在我店中占着兩箇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場下我兩箇月房錢，却來這裡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道：老二你休怪，我去罷。那劉二罵道：去你這狗合的，不防颯的一拳來，正打在何官人面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也不顧，逕奪門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卓一脚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裏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裡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被劉二向前一脚，躁了箇仰八，又罵道：我合你淫婦娘，你是那里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不來老爺手里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吃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里來的光棍搗子，老娘就沒了親戚兒，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麼？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里

喧亂兩邊鄰舍，奔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有知道的旁邊人說：王六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侯的小舅子，有各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是打扮頭的班頭，降酒店的領袖，你讓他此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似他的，采這殺才做甚麼？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勸的去了。陳敬濟正睡在床上，聽見樓下攘亂，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里攘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里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里走來一箇殺才搗子，諱名喚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虞侯小舅子，因尋酒店無事把我踢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敬濟就叫上兩箇主管去問，兩箇主管隱瞞不住，只得說是府中張虞侯小舅子劉二來這

里尋何官人討房錢，見他在屋裡吃酒，不繇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說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箇相罵，踢了一交，烘的滿街人看。敬濟聽了，便曉得是前番做道士被他打的劉二了。欲要聲張，又恐劉二潑皮行兇，一時鬪他不過。又見天色晚了，因問劉二那廝如今在那里？主管道：被小人勸他回去了。敬濟安撫王六兒道：你母子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母子只情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算了利錢銀兩，通與他打發起身上轎，伴當跟隨剛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甚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慢尋張勝那廝幾件破綻，亦發教我姐姐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耐這廝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此念大  
惡故受  
其害

冤讐還報當如此

機會遭逢莫遠留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敬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外日吃驚，又問陸主管道：劉二那厮，可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曾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愛姐道：也沒曾來。這敬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箇敘了，問衷腸之話，幹訖一度出來。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勝和劉二幾庄破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表子。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逞着老爺名，壞事這敬濟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閑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起，不料東

如此人極其該處讀者須知不可以敬濟之成敗論也

京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為靖康元年。宣帝號為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為兵部尚書，分部諸路人馬，神師道為大將，總督內外宣務。一日降了一道勅書來，濟南府陞周守備為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前往東昌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當金兵，守備領了勅書，不敢怠慢。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箇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車箱，駢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也撰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駢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

有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不在話下。却說陳敬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箇在西書房寢歇。春梅驀進房中看他，見無了髮跟隨，兩箇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搖着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有婦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窗下竊聽。原來春梅在裡面與敬濟交姤，聽得敬濟告訴春梅說，討耐張勝那厮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一逕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來打我的酒店，把酒客都打散了，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在那里開巢窩，放私債，又把雪娥隱占在外姦宿，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越姐夫來

張勝此  
來似有  
鬼物憑  
之

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厮恁般無禮，雪娥那賤人我賣了他，如何又畱住在外？敬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交他，定結果了這厮。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兩箇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窗外聽得，明白白，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算計我，不如我先算計了他。一箇撒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忽被後邊小丫鬟蘭花兒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搖倒了，快請奶奶看去。諛的春梅兩步做一步走，奔了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敬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阿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你如何對淫婦說

伶伶倒  
斬斬斬  
截截張  
勝作事  
大類武  
松

武觀張  
勝前後  
始終之  
局西門  
氏之預  
讓也

李安陸  
事從察

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了，反恩將仇報。常言黑頭垂兒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休走吃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敬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只搜着被吃他，拉被過一邊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扎着軟肋，鮮血就逸出來。這張勝見他掙扎，復又一刀去，擡着胸膛上，動彈不得了。一面採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可憐敬濟青春不上三九，死于非命。張勝提刀進屋，裡床背後，靠春梅不見。大拔步，迳望後廳走，走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里巡風。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裡去。張勝不答，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戮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事不用借，早飛起右脚，只聽忒楞的一聲，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箇就揪採在一處，被李安一箇潑脚，跌番在地，解下腰間纏

此同一  
舉而除  
數害可  
喜可喜

帶登時擲了，裏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拿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甦省，聽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見敬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橫流，不覺放聲大哭。一面使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家來看見敬濟殺死，哭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春梅扶救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裝殮，把張勝墩鎖在監內。單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那消數日，只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往東昌府那里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敬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長短，喝令軍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拏坐地。虎劉二鎖解前來，孫雪娥見拏了劉二，恐怕拏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旗牌拏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一百棍。當日打死，烘動了清河縣，大開

了臨清州。正是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爲証。

爲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把本錢收算來家。分付春梅在家與敬濟修齋。做七打發城外永福寺。葬埋。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忠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錢。不覺簇地兩行淚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慾。好生看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之天也。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一路無詞。有日到了東昌府下。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打報進城。巡撫張叔夜聽見周統制人

雖未得金蓮共穴而相去咫尺。敬濟雖死。花是猶照。天夫語。忠臣語。

獲

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廳敘禮坐下。兩議軍情。打聽聲息。緊慢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却表韓愛姐母子在謝家樓店中。聽見敬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敬濟屍首。一見死也甘心。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聽敬濟靈柩已出了。殯埋在城外永福寺內。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紙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他。顧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問長老墓于何處。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聲親郎。我的哥哥。奴實指望和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聲大哭。哭的昏暈倒了。頭撞于地下。就死過去了。慌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叫姐姐。叫不應。越發慌了。

的的負心千古無兩

不想那日正是葬的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擡三牲祭物來與他煖墓祭紙。看見一箇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箇男子漢和一箇中年婦人，攬抱他扶起來，又倒了不省人事，吃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里的，這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遍。這箇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帛錢，不想到這里又哭倒了。當下兩箇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尚哽咽哭不出聲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插燭也似磕了四箇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

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此詩不及愛姐

吳綾帕兒織廻紋  
寄與多情韓五姐

酒翰揮毫墨跡新  
永諧鸞鳳百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箇小小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邊，兩面都扣綉着並頭蓮，每朵蓮花瓣兒一箇字兒，寄與情郎陳君膝下。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箇香囊。翠屏道：在底被子上拴着，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捏茶飯勸他吃了些。王六兒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跪着春梅，寫翠屏哭說：奴情愿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明日死傍他魂靈，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說是他妻小說着。

翠屏雜

敬濟生 平任悖 薄劣死 未孽幸 而有愛 死罪應 受美報 天下事 儘多不 可解者 如此 鐵樹子 去矣安 得不哭

那淚如湧泉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說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却不要了你好時光愛姐便道奶奶說那里話奴既為他雖劓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囑付他父母你老公婆回去罷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纔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那愛姐口裡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尋了無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洒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里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趕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  
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都門樓上月  
照人離恨各西東

第一百回

韓愛姐路遇二場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

舊日豪華事已空

銀屏金屋夢魂中

黃蘆晚日空殘壘

碧草寒烟鎖故宮

隧道魚燈油欲盡

粧臺鸞鏡匣長封

憑誰話盡興亡事

一袖閒雲兩袖風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箇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勾來續上那何官人見地方中沒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女兒愛姐只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我賣盡貨物討了賒帳你兩口跟我往湖中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韓道國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顧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不題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箇持貞守節姊妹稱呼甚是合當白日裡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

遺國此 薛翟氏 在西門 之財何 在可歎



他做思  
淫有家  
劣答

時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箇孩兒便  
 沒甚事做誰知自從陳敬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鏝百  
 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銀圓的珠光照的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  
 禁獨眠孤枕慾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  
 分小心一月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聽有人敲後門忙問道  
 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箇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却見一箇人搶入來閃  
 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却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咱晚來  
 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出我來的李安道奶奶教你來  
 怎麼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教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  
 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  
 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吃張勝那厮殺了說

此王陵  
徐庶之  
母吳出  
百歸明  
以保固  
看以保  
身是一  
流人物

畢。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定五  
 十兩大元寶來撇與李安自去了當夜躊躕不決次早起來逕穿衣服到  
 家與他母親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裏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做  
 母的聽言叫苦當初張勝幹壞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却  
 甚麼意思我今六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若  
 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答  
 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見恁  
 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處東夜又李貴那里任上幾箇月再來  
 看事故何如這李安終是箇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  
 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春梅以後見李安不來三四五次使小伴當來  
 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纔說往原籍家中討盤纏

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盡陽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二千，在東昌府屯任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并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畱下周忠、東庄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原來統制還有箇族弟周宣，在庄上任，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子。周仁與眾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一去不為身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單道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掃，志欲吞胡，但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

狼烟烈焰薰天紅。

將軍一怒天下安。

腥膻掃盡夷從風。

公事忘私愿已久。

此身許國不知有。

金戈抑日酬戰征。

麒麟圖畫功為首。

鴈門關外秋風烈。

鐵衣披張臥寒月。

汗馬辛勤二十年。

贏得班班髮如雪。

天子明見萬里餘。

幾番勞動來旌書。

肘懸金印大如斗。

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玉姐家小，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廳居住。周仁悉把東庄上請了二爺來宅內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說了一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厮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廳，把他二爺東庄上收的子粒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卓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

我統制  
之忠赤  
而受春  
梅淫穢  
之報謂  
有大理  
典於而  
此等得  
凡世間正

我倒看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拿他去這春梅也不題起韓愛  
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廷國務焦心勞思日  
中尚未暇食至于房幃色慾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  
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眼去兩箇暗地私通就拘搭了朝朝暮暮  
兩箇在房中下棋飲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  
滅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番兵分兩路寇亂中原大元  
帥粘沒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并陘道來搶東京副帥幹離不蘇  
擅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尚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  
火牌羽書分調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  
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延慶領延綏之兵關東王真領汾絳之兵河北  
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興宗領彰德之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

東周義領青兗之兵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番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牌  
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掛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陽關上金國  
幹離不的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黃沙四起大  
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起不防被幹離不兜馬反攻沒鞦一箭正中咽喉  
隨馬而死眾番將就用鈎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戴而還  
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年四十七歲正是于家爲國忠  
良將不辨賢愚血染沙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  
安危端自命爲之  
出師未捷身先喪  
落日江流不勝悲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沒于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折傷士卒退守東昌  
星夜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士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

二人云 珮安而 有之或 勉強而 行之反 其成功 則一登 性愛姐 之謂也 忒僻中 天愛姐 收拾獨 許豈亦 有取干 其地雖

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  
柩歸清河縣不題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箇  
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  
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閑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  
觸景傷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陳敬濟凡事無情無  
緒睹物傷悲不覺潸然淚下姊妹二人正在悲悽之際只見二爺周宣走  
來勸道你姊妹兩箇少要煩惱須索解嘆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  
一張弓掛在旗竿上旗竿折了不知是凶是吉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  
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掛着一身孝慌慌張張走來  
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奶二奶奶  
家眷載着靈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收拾打掃前廳乾淨停放靈柩擺

而也于 自然與 所謂友 下屠刀 立地証 佛信然 信然

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累七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  
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却說二爺周宣引着六  
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明降兵部覆題引奏  
已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于王事忠勇可嘉遣官諭祭一壇墓頂追封  
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這春梅在內願養之餘淫情愈  
盛常畱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  
逐日吃藥減了餘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  
到六月伏暑天氣早晨晏起不料他摸周義在床上一泄之後鼻口皆  
出涼氣淫津流下一窪口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這  
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脚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  
走在外了鬚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爺周宣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押

所謂性 丹在下 死做鬼 也風流 死得快 活得快 活

此是謂  
停書法  
亦是苦  
心

着抓尋周義，可霎作怪。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可襲職，拏到前廳，不繇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着，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葬。畢房中兩箇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番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店也關閉，主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就跟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

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往前抓尋父母，隨路饑餓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了，投在孤村裏面，一箇婆婆，年紀七旬之上，正在灶上杵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為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婆這裡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婆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因說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箇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灶，登時做出一大鍋稗稻，插荳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包鹽，只見幾箇漢子，都蓬頭精腿，襯褲兜襠，腳上黃泥，進來放下。鏃鏃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婆道：「你每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四十四五年紀，紫面黃髮，便問婆婆這炕上坐的是

甚麼人婆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麼愛姐道你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是我侄女韓愛姐麼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兩箇抱頭相哭做一處因問你爹娘在那里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里丈夫沒了我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没人帶去胡亂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里撞見叔叔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里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叔叔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呷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呷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天明衆夫子都去了韓二

難得此不自愧者世有幾人

交納了婆婆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上船迤里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扒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沒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一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揸兒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都來求親韓二再三教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為尼姑誓不再配他人後年至三十一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土

怨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請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看看到清河縣地界只見官吏逃亡城門晝閉人民

金瓶梅  
卷之五  
四十五  
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生四野。日蔽黃沙。封豕長蛇。互相吞噬。龍爭虎鬪。各自爭強。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戶驚惶。番軍虜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鎗。好似森森密竹。一處處死屍朽骨。橫三豎四。一擯一折。刀斷劍七。斷八截。箇箇携男抱女。家家閉門關戶。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獐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正是得多少。

宮人紅袖哭。

王子白衣行。

那時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家都關鎖門戶。亂攆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理守。一來避兵。二着與孝哥完就親事。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箇箇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服。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到于郊外。往前

奔行。到於空野十字街口。只見一箇和尚。身披紫褐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脚靴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袋內裹着經典。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行了箇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到那里去。還與我徒弟來。說的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睡裡夢裡。你會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峯。被殷天錫趕到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不近道。此等荒亂年程。亂攆逃生。他有此孩兒。以後還要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箇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閑說。悞了人的去路。後面只怕番兵來到。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不出路去。番人就來。也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一

指道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來到永福寺。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遭。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眾都走去大半。止有幾箇禪和尚在後邊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琉璃海燈。燒着一爐香。已是日色脚山時分。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跏趺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底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會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看看念至三更時。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朧。人烟寂靜。萬籟無聲。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嗚呼橫死者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言。薦拔幽魂。解釋宿冤。絕去掛碍。各去超生。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經。呪少頃。陰風淒淒。冷

氣颯颯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泥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有剗腹刺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吊頸枷鎖者。都來悟領禪師經呪。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冤冤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汝當諦聽吾言。隨方托化去罷。偈曰。

勸爾莫結冤  
 一日結成冤  
 若將冤解冤  
 若將冤報冤  
 我見結冤人  
 我今此懺悔  
 照見本來心

冤深難解結  
 千日解不徹  
 如湯去潑雪  
 如狼重見罽  
 盡被冤磨折  
 各把性悟徹  
 冤愆自然雪

穆及耶  
 法華耶  
 大悲耶  
 亦復知  
 具觀讀  
 世書而  
 以為徒  
 者穢者  
 無目者  
 也



仗此經力深  
汝當各托生

薦拔諸惡業  
再勿將冤結

試看全  
傳收此  
一段中  
清滿皎  
皎如玩  
映微商  
榮所謂  
小子納  
須稱亦  
作如是  
觀

當下眾魂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得。少頃，又一大漢進來，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甲，胸前關着一矢箭，自稱統制周秀，因與番將對敵，折于陣上。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鏡為次子，名為沈守善，去也。言未已，又一人素体榮身，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慶，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托生富戶沈通為次子，沈越去也。小玉認的是他爹說的不敢言語，已而又有一人提著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敬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與王家為子去也。已而又見一婦人也提著頭，胸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黎家為女托生去也。已而

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背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今往徐州鄉民范家為男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黃瘦，血水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為女去也。已而又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為男。已而又見一女人頸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為女去也。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因色癆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孔家為女托生去也。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大興衛貧人高家為男去也。已而又有一女人，項上纏着索子，自言是西門慶妾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為女

諸鬼俱  
來而王  
婆老狗  
不至想  
墮阿鼻  
地獄矣

金瓶梅  
去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脚帶自言西門慶之女陳敬濟之妻西門  
大姐是也不幸亦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鍾貴爲女托  
生去也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言周義亦被打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  
外高家爲男名高畱住兒托生去也言畢各恍然都見小玉誠的戰慄不  
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說話正欲向床前告訴與月娘不料月娘  
睡得正熟一靈真性同吳二舅衆男女身帶着一百顆明珠一柄寶石絛  
環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理守一路到于濟南府尋問到雲叅將寨門  
通報進去雲叅將聽見月娘送親來了一見如故敘畢禮數原來新近沒  
了娘子央喚隣舍王婆婆來陪待月娘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玳  
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就親之事因把那百顆明珠寶石絛環教  
與雲理守權爲茶禮雲理守收了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婆陪

微詞可  
惡

月娘一處歌臥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理守雖是武官乃讀書  
君子從制衫襟之時就畱心娘子不期夫人沒了鰥居至今今據此山城  
雖是任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伉儷之  
歡一雙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配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  
聽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這王婆回報雲理守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  
娘吃酒月娘只知他與老哥兒完親連忙來到席前敘坐雲理守乃道嫂  
嫂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寶物  
缺少一箇王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不想今日  
娘子到我這里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一  
世有何不可月娘听了心中大怒罵道雲理守誰知你人皮包着狗骨我  
過世丈夫不會把你輕待如何一旦出此大馬之言雲理守笑嘻嘻向前

此維夢  
語非前  
會人罵  
梁州

把月娘攙住，求告說：娘子你自家中如何走來我這裡做甚？自古上門買  
賣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靈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友完成了罷。  
一面拏過酒來，和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  
雲理守笑道：你兄弟和我安兒小厮已被我殺了，即令左右取那件物事  
與娘子看，不一時燈光下血漉漉，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諛的月娘  
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理守向前抱起，娘子不須煩惱，你兄弟已  
死，你就與我爲妻，我一箇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  
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  
我，奴方與你做夫妻。雲理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你。月娘道：你先與我孩兒  
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雲理守道：不打緊，一面叫出雲小姐來，和孝哥兒  
推在一處飲合盃，盃縮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扯月娘和他雲雨。這月娘

却拒阻不肯，被雲理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  
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床頭提劍，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止是  
三尺利刀，着頂上滿腔鮮血，濕模糊。月娘見砍死孝哥兒，不覺大斗一聲，  
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說的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連道：恠哉恠哉。  
小玉在旁，便問奶奶怎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  
一遍小玉道：我倒剛纔不曾睡着，悄悄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  
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備孫雪娥來，旺兒媳婦  
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月娘道：這寺後見埋着他，每夜靜時，分屈  
死淹，竟如何不來。娘兒們說了回話，不覺五更鷄叫天明，吳月娘梳洗面  
貌，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卧，那吳氏娘子你  
如今可省悞得了麼？這月娘便跪下，恭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

月娘夫  
有根

誰  
家易次  
子者是  
誰  
西門慶  
交好

讀至此  
使人哭  
不得  
為月娘  
秋苦伶  
行則肝  
腸欲斷  
為西門  
慶慶脫  
香淚則  
看眼欲  
舒閱者  
看眼

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老師道既已省悟也不  
消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你這兒子有  
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當  
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  
傾覆其產業臨死還當身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  
出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與你  
看一看干是扭步來到方丈內只見孝哥兒還睡在床上老師將手中禪  
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眾人看忽然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項帶沉  
枷腰繫鐵索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月娘見了不  
覺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良久孝哥兒醒了月娘問他  
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

了一場乾生受養了他一場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業不想被這老師幻  
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當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  
他一箇法名喚做明悟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分付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  
去了如今不久番兵退去南北分為兩朝中原已有箇皇帝多不上十日  
兵戈退散地方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托  
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大哭起來老師  
便道娘子休哭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家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  
清風不見了正是

三降塵寰人不識

倏然飛過岱東峰

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家人在永福寺  
住了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置文武百官徽宗

此子原  
不俗

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渡江，在建康即位，是為高宗皇帝。其宗澤系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為兩朝。天子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門見月，家產器物都不曾疎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稱呼為西門小員外。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有詩為証。

閱閣遺書思惘然

西門豪橫難存嗣

樓月善良終有壽

可惟金蓮遭惡報

誰知天道有循環

敬濟顛狂定被殲

甌梅淫佚早歸泉

遺臭千年作話傳



